

我的近山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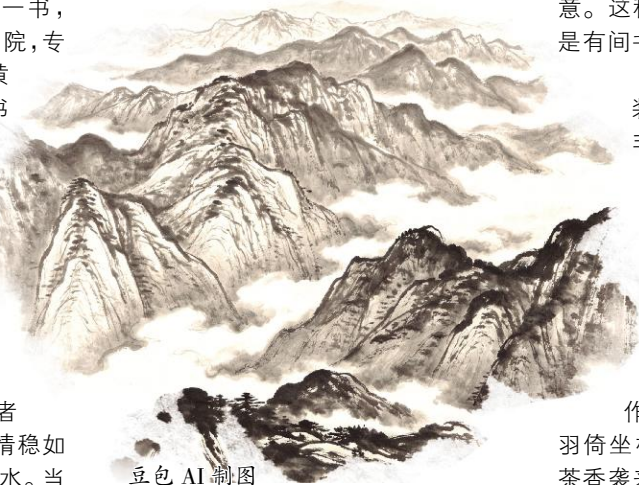
○ 李战民

那年,为编著《长安八水记》一书,曾到西北大学在长安郭杜的家属院,专程拜访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黄留珠先生,因为他也是我们这部书的编委会主任。站在他家落地窗前,南望秦岭,如在近前,山上层峦叠嶂、白云缭绕,顿觉心旷神怡、风清气爽。再看他给居所起的名字——望山居,不但恰如其分、情景交融,也体现了老先生对山的青睐。

子曰:“知者乐水,仁者乐山。知者动,仁者静。知者乐,仁者寿。”其意是说仁慈宽厚的人,性情稳如泰山,聪慧通达的人,思想灵动如水。当时就想,有朝一日能在依山傍水的地方有间房子,该是多么幸福美好的事啊。

可谓天遂人愿,不几年长安老家整体拆迁,在离山更近的浞水河畔,我也有了一处居所,终于圆了这个梦。装修的时候,我就想好了名字——近山居。并将这个想法告诉身边的朋友,大家都说好,尤其是擅长书画的朋友,纷纷表示别的忙帮不上,需要什么书画作品随便挑。于是,就有了这个颇有文化气息的新居。

新居所在的小区交通四通八达,区位优势明显。在挑选房子时,原想在南面临街的几栋楼里挑一间,这样就可一览无余地眺望终南了。但由于排队靠后,已没有较好的楼层了,便选了处在后排中心位置的4号楼。105平方米的面积,空间不是很大,但客厅南北通透,站在窗前眺望终南,虽不能尽收眼底,却离山更近。除此之外,周边还有浞水生态公园、未来之瞳科学公园、仪祉水利度假区、梁家滩城市运动公园和湿地公园,以及享有关中十大集镇之名的秦渡古镇。虽然原来的村庄即将消失,但这里仍不失为一个看得见山、看得见



豆包 AI 制图

水、记得住乡愁的地方。

我先后搬过好几次家,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。让我称心如意的是,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。一间书房,就是一片小天地,其功能远不止读书写字。我别无他好,却喜读书,这些年也积下好几千册书,不是堆在凉台上,就是放在卧室里,还有不少存在办公室。这次有了新居,想到的第一件事,便是要留一间书房,既能阅己,也能静心,也让这些书登堂入室,有个属于自己的地方。空间虽然不大,只有七八平方米,但有桌、有椅、有书柜,还能放盆兰花,我已心满意足了。

在此居住不长时间,陆续有儿时的伙伴或旧友造访,有的已经三四十多年没见过面了。说起过去结伴上学,一块上树掏鸟窝、下河捉鱼摸虾的事,恍若发生在昨天。都说没想到分别这么久,天各一方多少年了,如今又都住进一个院子了,真是世事轮回,因缘际会,一切皆有定数。谈到最后,不约而同地说,还是要感谢老祖宗啊!在简洁古朴的书房里,大家谈天说地、品茗论道,好不惬意。

这种感觉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,还是有间书房好呀!

除此,给新居提神的还有精心装裱、挂在各处的字画。它们并非出自名家之手,都是老友新朋所作,更令我感到自豪和欣慰。就拿走廊上挂的《心经》来说,是中学同学邹少斌用楷书写就的,字字端庄温润,笔笔劲健有神,集耐看与耐读于一体。即使不解其意,也让人耳目一新。客厅的国画作品为马超峰所作,只见茶圣陆羽倚坐榻上,两个茶童左拥右侍,似有茶香袭来,顿感舒适自在。题款敬录赵朴初先生的《吃茶》诗:“七碗受至味,一壶得真趣。空持百千偈,不如吃茶去。”为长安佛教协会秘书长姚亚幸先生所书的字,不但内容耐人寻味,字也写得空灵飘逸。还有挂在餐厅的“有客酒盈樽,无聊便读书”,也是朋友的用心之作。

在日常生活中,我始终奉行“一不二三多”的准则,即不抽烟、少饮酒、多喝茶,这些习惯已伴我多年,退休后也是如此。这次朋友送我的字画,内容有提前拟定的,也有随意所为的,但都深合我意。如马超峰君,我们既是40多年前的老同学,也是不离不弃的好朋友。当年高中毕业时曾有“苟富贵,无相忘”的约定,他深知我的喜好,便送来《茶圣》这件得意之作,可谓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。

唐代诗人刘禹锡在《陋室铭》中说: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,惟吾德馨。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。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。可以调素琴,阅金经。无丝竹之乱耳,无案牍之劳形。南阳诸葛庐,西蜀子云亭。孔子云:何陋之有?”我的近山居,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,但我心向往之,此生足矣。

我拥有敬老优待证啦

○ 张朝林

从今年“五一”起,65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办理“敬老优待证”了。5月8日,我在西安市政务大厅办理了证件,工作人员给我们解释,拥有优待证,公交、地铁、有轨电车免费乘坐,省内旅游景区、景点免票进入,医疗健康服务全程优先。听得我满心欢喜。即便盛唐时期的寻常百姓,也从没有过这般优厚的待遇啊。古时候的车马良驹,都是皇室权贵专属,百姓们只能用简易的牛、驴棚车,出行乘车有着森严的等级规矩,奴婢、乐户、贱民不得乘坐马车。现在的我们,享受着古代皇帝的出行乘车待遇,我们感到无比幸福。

办完“敬老优待证”回家,我试着持证乘坐公交。上车后心中几分忐忑,怪拘谨地掏出证件,小心翼翼递到司机眼前,但见司机眼睛迅速一扫,微笑着说,请您入座。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下。

一日,我和爱人一起乘坐地铁,爱人走刷卡通道,我走人工免费通道,我朝老伴得意地竖起大拇指,对方也回以从容。在地铁上,一位疲惫的年轻人在座椅上打盹,看见手把栏杆的我急忙起身让座,我摆摆手说:“你们年轻人上班累,我这把老骨头还能走,还能站,你坐着吧。”在地铁上,我和爱人说,以后没要紧事儿,尽量避开早晚出行高峰,不与上班族争抢座位,免去拥挤奔波,让他们轻轻松松上班去。爱人点头赞许。

我们乘坐的是西安地铁8号线,不多时便寻到了座位。这条线路是全程全自动驾驶闭环环线。车厢宽敞雅致、行驶静谧,站内配套齐全,列车启停舒缓,一站一景。这么高档的乘车享受,让我回忆起以前坐车的经历。

第一次坐车的时候我6岁,父亲要带我逛山城,那一夜我兴奋得睡不着,

5月8日,我在西安市政务大厅办理了证件,工作人员给我们解释,拥有优待证,公交、地铁、有轨电车免费乘坐,省内旅游景区、景点免票进入,医疗健康服务全程优先。

早晨起来,高兴得吃不下饭,父亲说,不吃饭就不带我逛山城,我才狼吞虎咽吃下一碗饭。小镇车站在316国道边,好长时间没见到一辆车通过,太阳上了一竹竿高,来了一辆面包车,父亲说,这就是咱们要乘坐的车。这么漂亮的车啊,车身上白下红,车窗明净,车轮几乎和我一样高,特别是车头一大一小的车灯,大的明似灯笼,小的好像牛眼睛。车上人挤,挨挨挤挤,父亲牵着我的手,挤到窗口,我把脸贴在窗口上,看外面的风景。售票员挤过来,父亲买了车票,售票员瞅了瞅我,喊道,谁家的孩子,够一米二吗?父亲扭过身说,刚过一米。于是我免了票。只记得车在黄土路上颠簸,一路黄土飞扬。车行至汉江边等候轮船,对面驳船缓缓驶来,汽车上了船,船体随之微微晃动。江涛打船,哗哗啦啦。行至江中,西望江水,从一山崖出。东看汉江,碧波抱住山城。

我上三年级的时候第二次乘车,那次跟着二舅坐车,我的个子是一米五,乘车的时候,二舅拼命朝前挤,将我落在车尾。售票员从头至尾依次检票,到我跟前了,要我掏钱买票,这时候,二舅

说话了:“票我给买过了。”售票员朝二舅看去,看见二舅嘴边噙着两张票,售票员认可了。事后我才知道,二舅拼命朝前挤,是为了逃避一张车票,他买了一张车票,而另一张是旧的。我知道后,红着脸给二舅说:“二舅,我看不起您,您省下那张车票钱给我买的棒棒糖,不甜!”

20世纪80年代初,我考上山城的师范学校,就读两年,口袋里没有钱,平日里舍不得花钱坐车。还记得当年从县城回乡,车票只要四角五分,那一张车票,就是我九个炕炕馍的价钱,周六下午从山城朝回走,抄小路要走两个钟头,上坡、下坡、过河,回到家里,往往已是夜幕降临。一个周六下午往回赶,爬过一个陡坡,突然眼前一黑,浑身直冒冷汗,倒在小路边的草丛里。不知过了多久,才醒过来,不远处有一棵桑树,挂满桑葚。我颤颤悠悠爬起来,摘了桑葚,满口满口地塞,这才有了精神走路。到村口时,天全黑了,那晚没月亮,抬头看,漫天繁星闪着微光,看见从村里窗口透出来的微微灯光,我想流泪。就在这时,村头的皂荚树下,射过来一束手电光,在我的身上扫了扫,就有声音传过来:“那是朝林吧?妈在村头等你。”我长长地应了一声:“妈,我就是朝林。”我的泪水控制不住,终于流了下来。我快步走过去,扑进母亲的怀抱。村子里的狗也咬了起来。

“奶奶,咱们快到了。”小女孩的喊声,打断了我的回忆,智能广播:“前方到站的是寒窑”,正是我们下车的站。下车,乘电梯。呀!这哪是站台,分明是碧波闪闪、如梦如幻的宫殿啊,妻子被吸引得不愿出站了。我催她,好光景在等着我们哩。这才出了站。

传统漫谈

○ 张琳栋

我幼时生活在关中农村,腊月二十三有祭灶神的传统,传说灶神在此日上天,向玉帝禀报人间善恶,祭灶是为“送行”。后来全家随父亲去城里生活,祭灶神的传统,在我家就此中断。

祭灶的源头,可远溯先秦。《礼记·祭法》载:“王为群姓立七祀:日司命,日中霤,日国门,日国行,日泰厉,日户,日灶。”灶神位列其中,早已不只是民间信仰,更承载着社会教化

和治理的功能。这些贴近日常的约束,正是农耕社会最朴素的伦理。“举头三尺有神明”,与其说是敬畏鬼神,不如说是借神明之名,教人慎独修身。唐以后,祭灶固定于腊月二十三,相沿成习。我们的祖先以神话立规矩、正人心,构建社会伦理秩序,实在是深沉的生活智慧。善恶有报的观念,也由此沉淀在民族血脉之中。

如今,祭灶神的传统在我家悄然消逝。这不仅仅是某个仪式的消亡,而且是现代文明更替了古老信仰——人们更信科学,不再寄望于神明护佑。灶神虽远去,年的习俗仍在延续,我家其他传统还在。腊月二十三清扫房子,二十八蒸馍,二十九煮肉,三十贴春联,给小孩换新衣裳。待到我们这一代持家,传统又悄然改变。清扫房子不一定要到腊月二十三,哪天闲哪天干;馍也不再蒸了,是在超市里买现成的;也不再煮肉,都买熟食。现在,我们的下一代当家,改变更多。凡事不再亲力亲为,倒不是懒惰,确实是很忙,花钱请人打扫房子,年货在网上买,年夜饭都不做了,全家去饭店吃。新的生活条件具备了,旧的传统自然可以改变。

我家年俗传统的变迁,恰是传统在时代浪潮中嬗变的缩影。传统看似“褪色”,实则是社会进步的深层变革。下一代或许不再知晓灶糖的烤制方法,如同秦代铜车马的铸造方法失传一样,这种失传,意味着更为高级的取代,未必就是坏事。传统的本质,是让人活得更好、更安稳,背离了这一点,便辜负了先人的智慧。

可传统的消逝,仍让人难免感伤。我家不再有祭灶时全家一起大扫除的传统,取而代之的是花钱请人打扫这种更专业、更高效的方式,但那种通过全家人一起劳动而凝聚亲情的仪式感也没有了。

传统的改变,也令人隐忧。中

国人素来有尊老爱幼、长幼有序的传统,是美德的体现。旧时别说年夜饭,即便是平日吃饭,长辈不动筷,晚辈不能先食。而今常常颠倒,菜未上齐,孩子已先挑先吃。这看似只是形式,可形式背后,往往是观念的变迁。爱幼依旧浓厚,尊老却日渐稀薄。这固然是个体意识的觉醒,却也让人担忧:若连基本的善意与尊重,都成了可选择的情分,社会的温度又从何而来?

站在文明演进的长河回望,传统的变迁从来都带着双重面孔。当祭灶神的传统被遗忘,“举头三尺有神明”的道德自律意识,是否也会随之淡薄或者消失?我刚参加工作时,单位有“传帮带”的传统。师傅教给我的第一课,并非业务技能,而是要求我每日早到,打扫办公室,整理好文件,给同事们打好开水。我至今仍保持着上班从不迟到、自觉整理环境卫生的习惯,整洁有序的环境使人心情愉悦。

如今想来,师傅当年的要求,竟与古老的祭灶扫尘习俗异曲同工。灶前无尘,是对神明的敬畏;桌案整洁,是对自己、对他人、对工作的敬重。二者都无须旁人监督。灶神不会真的在腊月二十三上天言好事,师傅也不会每日检查我是否擦桌扫地——但正因如此,那些独自完成的清扫,才成了真正的修行。可我们终将会懂得,那就是我们祖先所说的“慎独”:神不必在头顶,事自在人心。

传统并非中国独有,世界各地亦有相通的文明印记。古罗马的家庭守护神拉瑞斯,受人供奉,家主每月初一必在神龛前献祭;犹太教的赎罪日,反省己身、忏悔过错,与灶神“述职”精神相通;日本每年十二月十三日有岁末大扫除的传统,形式与中国祭灶扫尘颇为相似,只是缺了灶神这样的神祇,或许是中国灶神文化的一种形似而神异的演化吧。这些不同国家的传统,虽形式各异,却都是人类对道德自律的追求和体现,是人性走向文明的根基。

灶神可以不再被供奉,清扫也不必由全家人来完成,但那份无人监督时的自律,那份为他人着想的自觉,那种“举头三尺有神明”的敬畏,却是传统留给我们的、比神话更恒久的遗产。传统漫漫,谈的终究不是过去,而是我们如何带着过去的馈赠,走向未来。

诗词苑

咏黄河

○ 魏义友

不用登高对莽苍,黄河一线舞炎黄。
前涛后浪翻朝代,怒吼欢歌吐肺肠。
壶口瀑飞秦气魄,龙门波涌汉文章。
千回百折终归海,激荡心潮汇大洋。

丰庆公园散步得句

○ 宗振龙

方歇暮色潇潇雨,婉转歌声热热怀。
桥映碧湖空锦鲤,路接石板满青苔。
蝴蝶爱美偏扎势,山鹊怕羞岂让拍。
最是古琴横卧处,千年刹那那谁来?